

歷史與空間

氣節如松陳三立

肖 勤

由袁敬佩陳三立，緣起於松門別墅。位於江西廬山牯嶺河南路93號的松門別墅，是陳三立先生晚年居住過的處所。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在廬山工作時，就曾慕名光顧過。後來，成為「半個廬山人」的我，多次陪同朋友，前去觀光造訪。

辛丑大暑這天，山下熱浪滾滾，山上涼風習習。上午八點多鐘，重返廬山探親避暑的我，從牯嶺街西端，左折進入河南路，行至月照賓館前叉路口，再度左折，踏着石階，拾級而上，又一次走近松門別墅。最先映入眼簾的，是幾組臥地巨石。它們，大小不一，形態各異。其中有塊朝西一面上，刻着「松門別墅」四個大字。轉身望去，一棟醒目的、紅色雨淋板的樓房，赫然而立。它，就是松門別墅。我一邊舉目賞景，一邊邁腿行進，在離別墅約10米處，一方石碑立在路旁，上面刻有「江西省文物保護單位」等文字，下方一塊平臥的石板上，用中英文對照，刻着：「602號別墅，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由挪威人建造。1929年陳三立購得，並取名松門別墅……」

抵近別墅，繞屋一周，發現這座佔地面積約170平方米、德國式大坡屋頂、石木結構、坐北朝南的別墅，從正面看，只有兩層；從西面看，卻是三層。為了加固、確保安全起見，在隨坡順勢建造的別墅西側底端，建有四個間隔數米，高約3米、上窄下寬、厚約80厘米的梯形石撐牆。閒置已久的別墅，大門上鎖，窗戶緊閉。希望有所收穫的我，像好奇的孩子一般，把雙眼貼近門窗玻璃，往室內掃瞄，但見地板尚好，空空如也。

再次踏訪松門別墅，三立先生猶在眼前。陳三立(1853—1937年)，字伯嚴，號散原，江西修水人，光緒進士；陳寶箴之子，陳寅恪之父；清進士，曾任吏部主事；戊戌變法的參加者，與譚嗣同、徐仁壽、陶菊存並稱「維新四公子」；民國年間著名學者詩人，有「中國最後一位古典詩人」之譽，代表著作有《匡廬山居詩》《散原精舍詩》等。1922年，印度文豪泰戈爾訪華時，來上海訪問，曾由徐志摩陪同，特來西湖拜訪陳三立，亞洲兩個文明古國的兩位詩人會見後，互贈本人詩集，且還合影留念。陳三立知名度，由此可見一斑。

自幼聰慧的陳三立，光緒八年(1882年)，

中了舉人；光緒十二年(1886年)，赴京參加會試中式；遺憾這年未應殿試；及至己丑年(1889年)，三十六歲時，才成為進士，可謂大器晚成。光緒二十年(1895年)秋，詔授陳寶箴巡撫湖南。陳三立攜帶家眷，由武昌前往長沙，輔佐其父推行新政。四年時間裏，他結交並扶持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黃遵憲等一批具有維新思想的人物。抱着對民族民主革命事業同情和支持態度的陳三立，一個可圈可點之舉，是創辦時務學堂。四十多名學生中，後來大多成為孫中山先生領導下的革命者。蔡鐸，就是聲名遠揚的一個。戊戌年(1898年)冬，陳寶箴、陳三立父子雙雙被革職，離開湖南，回到南昌。歷史學家、方志學家吳宗慈，在《陳散原先生傳略》中寫道：「先生既罷官，侍你歸南昌，築室西山以下居，益切憂時愛國之心，往往深夜孤燈父子相對，唏噓而不能自己。」推翻滿清政府後，民國肇造，共和政體，遭逢波折。懷着「獨善其身」理念的陳三立，既不參與保皇復辟，也不投身民主革命。後來，移居上海，與沈曾植、梁鼎芬、嚴復等一些舊朝遺老，時相過從，唱和不斷。

1929年，古稀之年的陳三立來到廬山，在萬松挺立，怪石嶙峋，幽雅清靜的月照松林，購得一別墅。入住時，將別墅做了些改動後，別出心裁地取名為「松門別墅」。陳三立的名氣，加之所在地的景色，使其貌不揚的松門別墅，成了廬山文化活動中心。夏日裏，賓客盈門，熱鬧非凡。1930年暑假，時任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的徐悲鴻上廬山，時常來松門別墅拜訪三立老人，並邀他同遊廬山美景，評點山川勝蹟，陳三立很是開心，特意寫了一首《徐悲鴻畫師來遊牯嶺，相與登鶴鷹嘴，下瞰州渚作蓮花形，歎為奇景，戲贈一詩》給徐悲鴻。1931年夏，陳三立再次邀請徐悲鴻上山。這次徐悲鴻索性住進松門別墅，且一住就是一個多月，與陳三立一家相處甚歡，為陳家老老少少十多人，每人贈畫一幅。

月照松林，地處牯嶺街區西端的牯牛背山脊，為廬山最著名的松林，原名「松樹林」、「萬松林」。松林自嶺脊而下，直至溝壑，綿延三里。坡上一條人行小道，彎彎曲曲，若隱若現，消失於松林深處。松林綠蔭下諸多怪石，或偃臥如牛，或踞踞如虎。1938年冬，廬



●綠樹掩映下的松門別墅。 作者提供

山守軍軍官馮祖樹，在路邊一大岩石上留下點睛之筆、助興之作——「月照松林」題刻。在同一岩石上，還有抗日將領馬占山的「樹林曲」詩刻。這些石刻與故居相依相伴、相映成趣，為月照松林增添了不可多得的文化意蘊。

不說陳三立的才氣、名氣，單是他身上的骨氣、正氣，就折射出凜然的民族氣節。這一點從他的「兩不」中，便可略有所知。其一，不要偽總理所作的序。古往今來，多少人喜愛攀緣附會，朋友中若是有個要員，時不時有意無意亮出來，往自己臉上貼金。陳三立卻不然。他的詩作和道德，均為後人所崇仰。1932年春，當陳三立得知老友鄭君耆粉墨登場，做了傀儡皇帝溥儀「滿洲帝國」的總理兼陸軍大臣和文教部總長時，斷然與之決裂，斥責其「背叛中華」。在重版《散原精舍詩》時，憤然決然將《鄭序》刪去。其二，不當侵略者所送的官。後來，三子陳寅恪執教清華園，陳三立移居北京頤養天年，寓西四牌樓姚家胡同3號。1937年秋，抗戰爆發，北平淪陷。日偽政權對陳三立威逼利誘、百般勸說，要他效忠日偽，遭其嚴詞斥逐。之後，陳三立絕食5日，油盡燈滅，壯烈辭世。錚錚鐵骨，滿滿正氣，令世人刮目相看、肅然起敬。

那天，抄小路返回時，穿過「月照松林」摩崖石刻的那一刻，王維的「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詩句，情不自禁地在耳邊響起。月照松林，名副其實——無數腰粗不同、身高不等的青松，有的立地成長，有的踏石而生。連根牽手，遮天蔽日，傲然成陣，蒼翠成林。久居於此，與松為伴的陳三立，不知是有感於孫思邈「虎守杏林」的美妙傳說，抑或是陶醉於大雪壓頂不彎腰青松的高貴品質，在給自己的居所取名「松門別墅」後，揮毫題寫「虎守松門」刻於摩崖。近百年時光，彈指一揮間。如今的松門別墅，雖已人去樓空，可是陳三立的不凡才氣和不屈正氣，不會被歲月所塵封埋沒，而會像那些摩崖石刻一樣，吸人眼球，永不磨滅。

來鴻

張武昌

秋雨伴鄉愁

秋雨，淅淅瀝瀝，飄飄灑灑地下着，帶着幾分靈動，飽含萬種情感，心懷無盡的纏綿和繾綣，淋漓地澆灑出心靈的宣洩。遙望窗外一條條悠長的雨絲，我的鄉愁滿懷縈繞。背井離鄉的我，此刻十分掛念生活在遙遠小山城八十多歲的母親。

秋雨，把我的記憶又帶回了童年時光。小時候，父母忙於生計，起早摸黑幹農活。母親是一個勤儉持家、善良美麗的家庭婦女。她是最忙碌的，不但要幹農活，還要操持家務。我們兄弟姊妹的鞋、衣服破了，都得母親一針一線地縫補。

每天放學回家，我與哥哥姐姐均會分工合作分擔一些家務，煮飯、洗菜、餵豬、拔豬草、照看小妹妹，忙裏忙外，熱鬧非凡。

傍晚，小山村炊煙裊裊，在四合院每家每戶的廚房裏，瀰漫着煮飯、炒菜的清香。我和小夥伴迎着清香，在樓舍裏瘋狂地玩耍，盡情地跑呀追呀，愉快的說笑聲、嘩鬧聲，不時在四方土樓的上空迴盪。夜幕降臨，聽見母親在樓舍裏叫喊着我的名字，便知道：這是母親在叫我回家吃晚飯。於是，急忙停止與小夥伴們捉迷藏的遊戲，趕緊回家，有時連手也忘記洗，就衝向飯桌。現在回味起來，覺得那時候我們的生活雖然艱苦，但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卻另有一番滋味。

少年時期，我家裏比較困難，臨近中秋節，雖然我們村是不過中秋節的。但是，附近的許多村莊均有過中秋節的習俗。節日裏，他們有做米糕、糍粑、芋子包、湯圓等民間小食。小孩嘴饞，由於年少不懂事，有一次在吃晚飯時，我嚷着對母親說：「媽，我想吃芋子包！」我只看見，母親望着父親，父親望着母親，兩人默默無語。

就在第二天下午放學回家，欣見

母親忙碌着，居然滿足我的要求，在做芋子包。我趕緊放下書包，站在母親的身旁，幫手製作。

母親雖然書讀得少，偶爾也會給我講一些民間流傳的經典故事，比如「趙玉林」、「陳世美」的故事。

依稀記得「趙玉林」是一位人窮志不窮的書生，經妻子的鼓勵，堅持不懈參加科舉考試，由於缺盤纏(路費)，沿途乞討前往京城應試，終考取狀元。皇帝要將之招為駙馬，但他不為利祿所心動，直言家裏有妻。而他考取狀元後，為再試妻心，仍扮窮回家，並再次得到妻子的安慰。至於「陳世美」忘恩負義的故事，相信大家會比較熟悉，這裏我不再贅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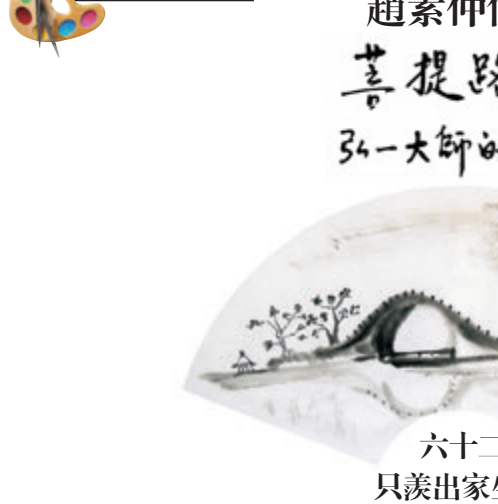
母親還會唱歌，她的聲線非常優美。

上中學時，農村政策大轉變，由集體所有制，改為分田到戶的承包單幹制，是質的飛躍，村民的生活由此開始得到改善。農忙過後，母親會在家裏製作一些小食，給我們當零食。

後來，我們兄妹幾個就像漸漸長大的小鳥兒，紛紛離開了父母的屋簷下，在自己的天地裏自由飛翔。父親和母親的年齡漸漸大了，老了，滄桑的臉上，布滿了歲月留下的深深皺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搬離了小山村，來到了附近的小縣城，讓他們過上了安享晚年的生活。

二十一世紀初，父親因病走了，留下母親在縣城與小妹妹一起生活。眺望窗外綿綿的秋雨，我驀地明白：我在想念慈母，母親也在念叨着我們。有長輩在，就有家在，我們的心靈才有停靠的港灣；無論我們走向何方，即使是天涯海角，長輩的健康，才是我們永遠的眷戀和牽掛。

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
菩提路上
弘一大師的足跡

六十二
只羨出家生活

李叔同與王一帆先生的認識是在1913年的一次雅集上，二人年齡相差32歲，但卻又在15年前一同參加鄉考。故此，李叔同說二人有宿緣。1917年，李叔同在定慧寺完成斷食後，開始素食。並思考自己在宗教的歸宿問題，在定慧寺斷食期間，他感受過佛師的生活，在他自己寫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經過》一文中說：「看到出家人那種生活，卻很喜歡而且羨慕起來了。」

最後兩句「西湖風月好，不慕赤松仙」是詩中李叔同要表達的重點，本來對俗世生活有些厭倦的他，卻忽然發覺西湖是人間樂土，不必羨慕道教的赤松仙了。正是由於他在佛寺斷食後，有了出世和入世的想法，以出世心做入世事是佛家的重要精神。

不西相文 慕湖逢字 赤風有聯 松月宿交 仙好緣誼

李叔同詩句
素仲配畫
丁酉秋

王一帆先生(節錄)

古典瞬間



在中國眾多的傳統節日當中，七夕節可謂是最浪漫的一個節日了。

每年農曆的七月初七，傳說中的牛郎與織女會在鵲橋相會，這時候，年輕的姑娘們就會來到花前月下，抬頭仰望星空，尋找着天河兩邊的牛郎星與織女星，希望能親眼目睹他們一年一度的相聚。同時，姑娘們心中又乞求着上天讓自己像織女那樣心靈手巧，祈禱自己能有稱心如意的美滿婚姻，於是就漸漸形成了「女兒節」，也就是傳統中的七夕節。

其實，在天文學當中，「牛郎」與「織女」只是兩個星宿的名字，它們常被用來作為秋天到來的標誌。在七夕的夜晚，牽牛星與織女星恰好達到一年中的最高點，十分明亮。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有過相關的文獻，《詩經·小雅·大東》曾說：「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不過，那時的七夕，人們只是純粹地祭祀牽牛星與織女星，並無後面的故事。

佳節又七夕

管淑平

據西漢農書《夏小正》記載：「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這便是描寫牛郎織女故事的雛形。而《古詩十九首》中的《迢迢牽牛星》則讓這個故事更為生動，充滿意境。「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這是一首有名的吟詠牛郎織女的古詩，從詩歌描寫的有關牛郎織女的愛情故事來看，也恰好處地反映處於農耕文明時代的人民的一種樸素而美好的嚮往。在《淮南子》中，則更加質樸而浪漫地描繪了一個「烏鴉填河成橋而渡織女」的傳說，這就讓我們的節日變得更加多元化。

七夕節的習俗可謂豐富多彩。諸多女性會在這一天晚上，準備好針線，對月望風穿針，比試誰的手更靈巧，這個習俗就是人們常說的「穿針乞巧」。晉代醫學家葛洪曾在《西京雜記》一書中這樣描述七夕：「漢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這其實說的就是女性在七夕穿針的風俗，在宮廷當中，宮女們

也會舉行「曬衣服」的活動。而古代的文人、名士的朋友圈中則流行「曬書」風尚，他們會在這一天把書籍、字畫搬出來曬曬，以免潮濕發霉。但這種風俗在後來也直接或間接地成為了附庸風雅的一種藉機炫耀的手段，通過「曬書」這一方式來擴充門面。

在眾多描寫七夕的詩詞當中，最讓人為之動容的莫過於宋代秦少游的《鵲橋仙·織女弄巧》一首詞了。該詞中又以「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兩句最為經典，以至於成為了不少相約愛情的情侶們的座右銘，他們借此表達着各自對愛情的忠貞與堅守，就如同七夕夜中牽牛、織女星一樣，熠熠生輝。

當月上柳梢，當笙歌吹奏，當牛郎與織女的故事再一次地迴盪在我們的耳畔，七夕佳節已至。讓我們懷着美好憧憬的心，踏着一地皎潔而柔和的月光，在清風徐徐之中，在星光爛漫的夜晚，感受七夕佳節獨有的浪漫風采。

浮城誌



到京郊金盞鄉的學院時已是下午，太陽依然熾烈，天藍得沒有一絲雜質，北方夏日乾爽的風吹過來，雖有一絲的燥熱，但和南方濕熱的風相比已然清涼多了，讓人有神清爽之感。

黃昏時沿着學校的林蔭大道散步，沿途綠草茵茵，兩邊種滿了高大的樹木，有風姿秀美的銀杏樹，傘形的樹葉下藏着一顆顆青綠色的白果；有枝幹糾動的槐樹，濃密的樹葉柔順地低垂着，有幾棵樹還開着一嘟嚕一嘟嚕的白色的槐花，散發出淡淡的清香；有樹幹挺拔的白樺樹——這北國特有的樹，灰白色的樹幹高高向上伸展着，直衝雲霄……

特別讓我興奮不已的是在路的兩旁還有兩大塊花田，一塊栽種着五顏六色的玫瑰花，有深紅的、淺粉的、鮮黃色的、粉白的……姹紫嫣紅，五彩繽紛，讓人目不暇接、深深陶醉。呼吸着花園的空氣，每一口都是香甜的，香氣沁人心脾，直達肺腑，讓人久久沉醉其間。另一塊種着大片大片的萬壽菊和格桑花，兩塊金黃和橙紅色的萬壽菊中間，栽種着一片格桑花，有的淺紫，有的粉白，有的玫紅，在微風中輕輕搖曳着，色彩艷麗，美不勝收。這塊花田就像荷蘭印象派畫家梵高筆下的畫，簡潔明亮而色彩強烈。

更多的驚喜還在後面。越過色彩斑斕的花

北國夏日掠影

余玲玲

田，是一大片菜地和溫室大棚，種着辣椒、茄子、黃瓜、南瓜、豆角、西紅柿、玉米等各式果蔬。從小生長在南方的我，對這些蔬菜瓜果司空見慣，但這麼大片的菜地和種類繁多的蔬菜，還是讓我驚艷不已。更讓我驚奇的是果園裏琳琅滿目的水果，有些北方水果我還是第一次見呢：鮮紅的桃子羞紅了臉躲在密密的樹葉下面；橢圓形的梨掛在枝頭；蘋果樹上結滿了蘋果，青綠色的蘋果密密匝匝地擠在枝頭；葡萄架下掛着一串串紫紅色、鮮綠色的葡萄；還有在深綠色的樹葉下藏着的青澀或熟透的李子……一派豐收景象。吃了這麼多年的蘋果，第一次見到長在樹上的蘋果，心裏還是有幾分興奮。

拐過果園，是一片高大的樹林，不時有幾隻鳥鳴叫着飛進樹叢中，樹下散養着一群白鵝和鴨子。黃昏的樹林光線幽暗，如果不是聽到鵝鴨「哦哦哦」、「嘎嘎嘎」的叫聲，還不知道這裏鴨鵝成群呢。樹林對面，還有三個小池塘，一個小池塘裏種着一片荷花，綠色的荷葉平鋪在水面，幾朵水紅色的荷花在黃昏的光影裏搖曳生姿，為夏日的黃昏平添了幾分清新和純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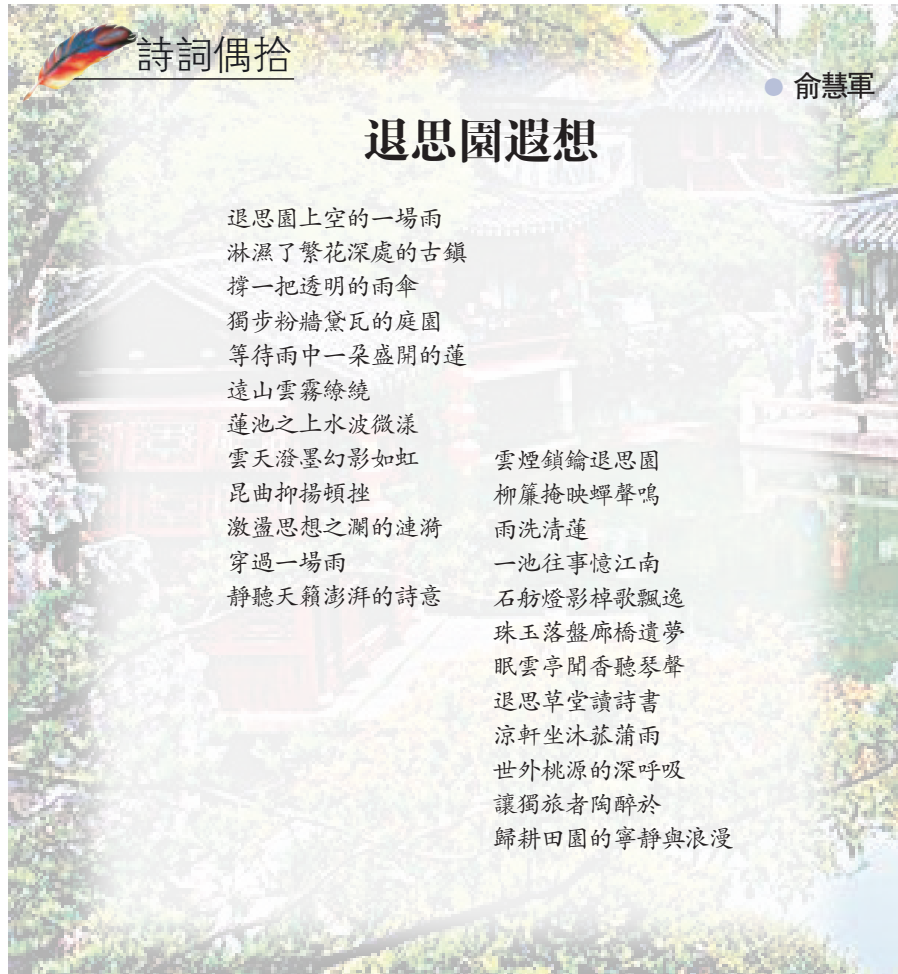
校園最熱鬧、最有生氣的地方是足球場和籃球場。來自五湖四海的學生在球場上生龍活虎地飛奔、追逐，不時發出勝利的歡笑聲

和情不自禁的歡呼聲；有的學生沿着操場的跑道不疾不徐地奔跑着，跑了一圈又一圈；有的三五成群地邊走邊聊，交流着各自的情況。駐足在操場上，對面白牆黑瓦的教學樓和宿舍樓由中間向四周散開，白色的馬頭牆顯得錯落有致，亭台樓閣隱在茂密的花草樹木間，好一派江南的秀美風光，在這北國，倒好像置身在江南水鄉。雖然北國的夏日總是浸淫在苦澀汗水裏，歷代文人騷客只詠嘆滋潤的春花秋月，但我分明在京郊校園這個微縮盆景裏，感受到了北國春與秋之間黃金的夏季，絲毫不遜於我江南故鄉。

北國夏日的夜晚比南方來得更晚些，這時南方的夜可能已黑透了，校園裏的天光才開始慢慢暗下來。風更涼爽了，不遠處幽幽的花香和馥郁的果香，漫過我初入北國校園的夢鄉……



●北國校園的夏日別有風情。 資料圖片



詩詞偶拾

俞慧軍

退思園遐想

退思園上空的一場雨
淋濕了繁花深處的古鎮
撐一把透明的雨傘
獨步粉牆黛瓦的庭園
等待雨中一朵盛開的蓮
遠山雲霧繚繞
蓮池之上水波微漾
雲天澄墨幻影如虹
昆曲抑揚頓挫
激盪思想之瀾的漣漪
穿過一場雨
靜聽天籟澎湃的詩意

雲煙鎖鎖退思園
柳簾掩映蟬聲鳴
雨洗清蓮
一池往事憶江南
石舫燈影棹歌飄逸
珠玉落盤廊橋遺夢
眼雲亭閒香聽琴聲
退思草堂讀詩書
涼軒坐沐菖蒲雨
世外桃源的深呼吸
讓獨旅者陶醉於
歸耕田園的寧靜與浪漫